

杭州将台山南观音洞造像调查记略

常 青

内容摘要：南观音洞是杭州地区重要的一处石窟遗迹，洞内造像始雕于南宋开禧年间，最初的设计包括正壁主尊与胁侍、侧壁下层的十八罗汉与二天王像。到了南宋嘉定年间，信徒们即开始补雕罗汉等像于壁面所剩空间。到了明代仍在补雕。位于上层的文殊与普贤像相互对称，或为最初设计，或为后期补做。嘉定之后补雕的诸像，在造像的配置方面多没有统一规划，且题材雷同，有多尊白衣观音与罗汉像，应属个人的不同功德。现存洞内诸像均重塑于1986~1991年，而从“文革”后的幸存残像以及20世纪50年代所拍照片来看，当年的石雕像均已被改作了泥塑像，但应大体延续着原石雕像的题材与基本姿态。而现存洞内的重塑则是大体延续着原有泥塑像的样式。因此，现存的重做塑像也应该大体反映着原像的题材与基本姿态，但风格已非原始面貌。洞内诸像体量小，且均为头身比例不协调的头大身小，应是沿袭了五代、北宋时期杭州地区的民间造像风格，如胜果寺吴越国时期的十八罗汉雕像。

关键词：杭州佛教艺术 佛教 佛教造像 南观音洞 石窟寺 罗汉 南宋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Images of Southern Guanyin Cave at Mount Jiangtai in Hangzhou

Chang Qing

Abstract: The Southern Guanyin cave is an important site of cave temples in the area of Hangzhou. The first group of images in the cave were carved during the Kaixi reign (1205-1207)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including the main figure of the cave and his attendants on the front wall, as well as the Eighteen Luohans and the two Guardian King figures on the side walls. During Jiading reign (1208-1224)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Buddhists started to sponsor the carving of other figures on the rest space of the walls until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Located on the upper level of the walls in the cave, the Manjusri and Samantabhadra figures make a pair, and they could be produced during the Kaixi reign or a later period.

作者：常青，四川省成都市，610207，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The images carved in the Jiading reign and later periods do not have an unified design, and many of them depict Luohan or White-robed Guanyin Bodhisattva. Probably they belong to individual sponsored projects through which the Buddhists gained their merits and virtues. In the cave, based on the old photos taken before 1966, the current images are reproductions from 1986-1991 after 1966-1976 when the images were totally destroyed. In fact, before 1966-1976, the images were also clay figures reproduced on the surfaces of the damaged original stone carved ones. Therefore, the current figures follow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ages before 1966-1976 and the original ones, but with different styles. According to some broken original figures survived in the cave, they have a larger head in proportion, followed the folk style of the stone carved images in the area of Hangzhou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907-960)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1127) periods, such as the Eighteen Luohan images from the Wuyue kingdom (907-978) at the site of Shengguo monastery in Hangzhou.

Key words: Buddhist art of Hangzhou, Buddhist Images, Southern Guanyin Cave, Cave Temples, Luohan, Southern Song Dynasty

南观音洞位于杭州将台山南麓，距慈云岭资贤寺摩崖龕像不远，是一自然溶洞，洞口宽约210厘米，洞深约800厘米（图1）。该洞开口向着西方，因此，洞内的东壁即为正壁，而北壁与南壁为侧壁。古人依洞内正壁与南、北二壁凿出许多左右连通的或单独的浅龕，并在龕内造像（图2）。在正壁凿有洞内主尊与二胁侍像，共三龕。南、北二壁间的造像龕则分层排列，其中南壁间有三层龕，北壁间有二层龕。南壁的第二层与北壁的第二层在水平高度上基本可以对应。因此，南壁的第二层只是利用一些剩余的空间加雕了三所小龕而已。各层龕像并不呈水平排列，而是依洞内自然山石的凹凸不平走向排列，使各像有置身于自然山间的感觉。这些龕像看似零乱，但从造像题材来看，有的在南北壁间明显相互对称，可看出当年的统一规划与力求整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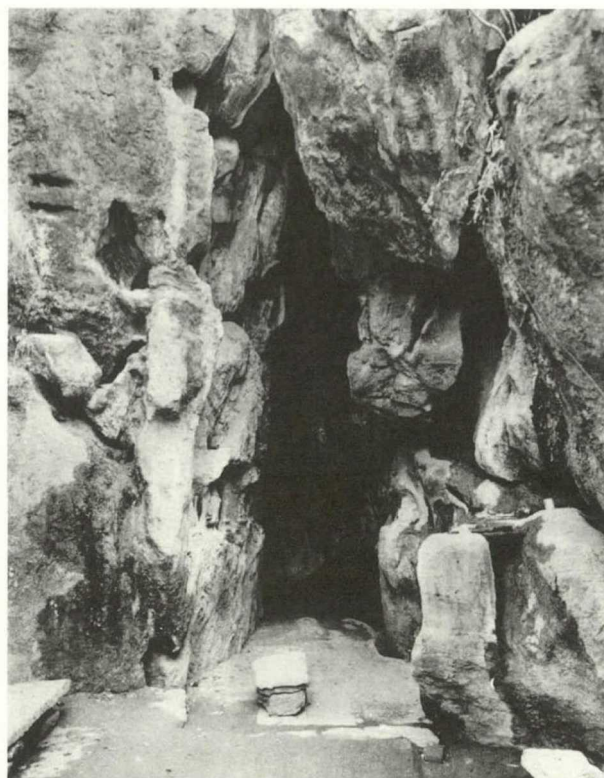


图1 杭州将台山南观音洞外观
（采自《西湖石窟》图版99）

20世纪50年代，史岩先生调查了南观音洞，但只是十分简略地介绍了洞内造像的大体布局与年代^①。1956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写出版了《西湖石窟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

^① 史岩：《杭州南山区雕刻史迹初步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第12页。下文所引史岩关于南观音洞的记述，均来自该文该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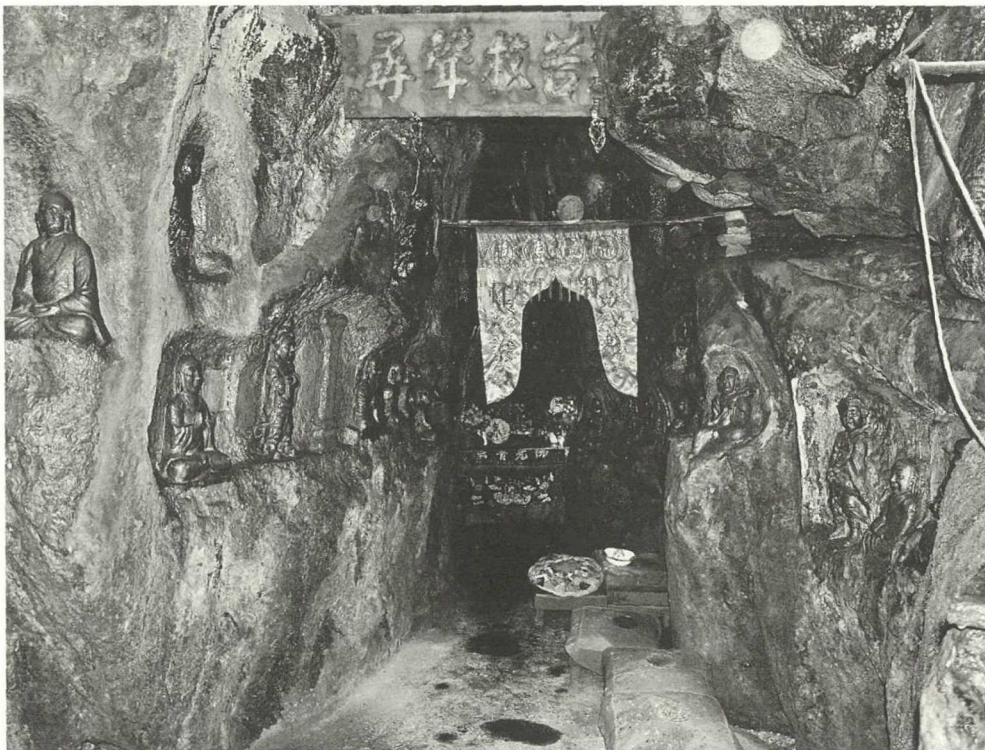


图2 南观音洞内景(作者自拍)

一书,但仅发表了一幅南观音洞造像照片,文字描述也过于简单,仅提到洞中有佛、罗汉像几十尊,按原有题记,都是南宋开禧(1205~1207年)、嘉定(1208~1224年)年间的作品,但经过重装,已不是原来面目^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其1986年的出版物中,发表了六幅南观音洞及造像照片,并对它们作了简短的说明^②。所以,南观音洞造像还需要更为全面与系统的介绍。

1992年7月11日与2005年5月17日,笔者与现任临安市博物馆研究员倪亚清先生先后两次调查了南观音洞造像。值笔者调查时,洞内所有造像均为重新塑做的,并且涂有鲜艳的漆,已是面目全非。史岩先生在当年调查时,就已发现全洞造像都经涂泥装金,形象臃肿不堪,衣褶手法完全无法观察,并说它们原有的艺术价值都已丧失了。笔者对比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学者们调查拍摄的照片,那时的南观音洞造像就已是泥塑了。在有的损坏的部位,如头部,看不到有石雕内容。因此,原造像的质地就有两种可能性:①石雕,损坏后改为石胎泥塑;②原来就是石胎泥塑。但石胎泥塑一般用于质地疏松的砂岩,而南观音洞的石质为坚硬的石灰岩。再加上杭州西湖周围的石窟与摩崖造像尚没有发现石胎泥塑,笔者以为该洞内原造像应为石雕,被损坏后改为石胎泥塑,且基本按照原像的内容与样式制作。从现存最早的20世纪50年代的照片看,正如史岩先生所说的,那时就已经是石胎泥塑了,则原石雕像应毁坏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泥塑的制作也应在此之前。总之,笔者相信,南观音洞的造像现状还是能多多少少反映一些当年的原始面

① 参见该书第9、12页。

② 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湖石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图版50、100~102的说明。

貌的。因此，笔者在文中将对调查所得作一简述。笔者给各造像编了号，先编正壁三龕，再自北壁西端起至南壁西端止给第一层造像编号，然后编南壁的第二层造像，再自北壁西端起至南壁西端止给北壁第二层与南壁第三层造像编号，共编 41 号（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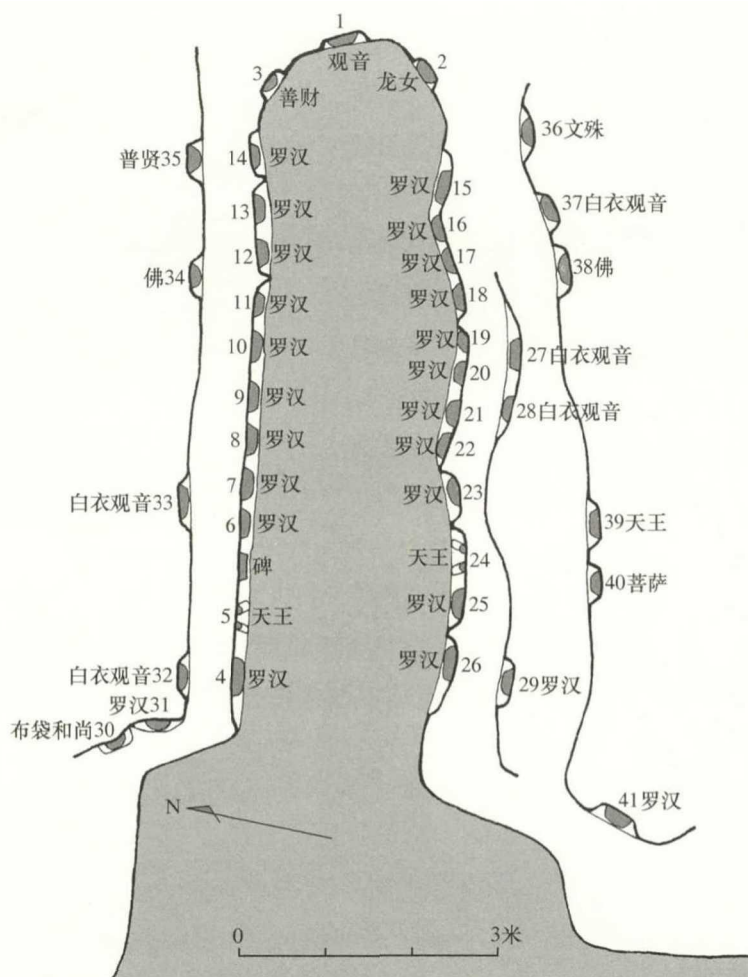


图 3 南观音洞造像平面分布图（作者自绘）

一 基本情况

1. 第 1~3 号：正壁三龕三像

第 1 号：位于正壁中央，为一略呈圆拱形龕，内雕白衣观音像一尊，双腿略呈倚坐之姿，右腿膝部略高。头顶披头巾，身着大衣。左手托一净水瓶，右手于右腿膝上执一串念珠（图 4）。

第 2 号：位于正壁偏南处，为一略呈圆拱形龕，内雕龙女立像。头顶有发并丫形发髻，身着交领宽袖衣，有帔帛在头上绕一圆环，双手于胸前执一长茎莲花（图 5）。

第 3 号：位于正壁偏北处，为一略呈尖拱形龕，内雕善财童子立像。头顶为光头但有丫形发髻，身着圆领窄袖衣，双手拱放于胸前（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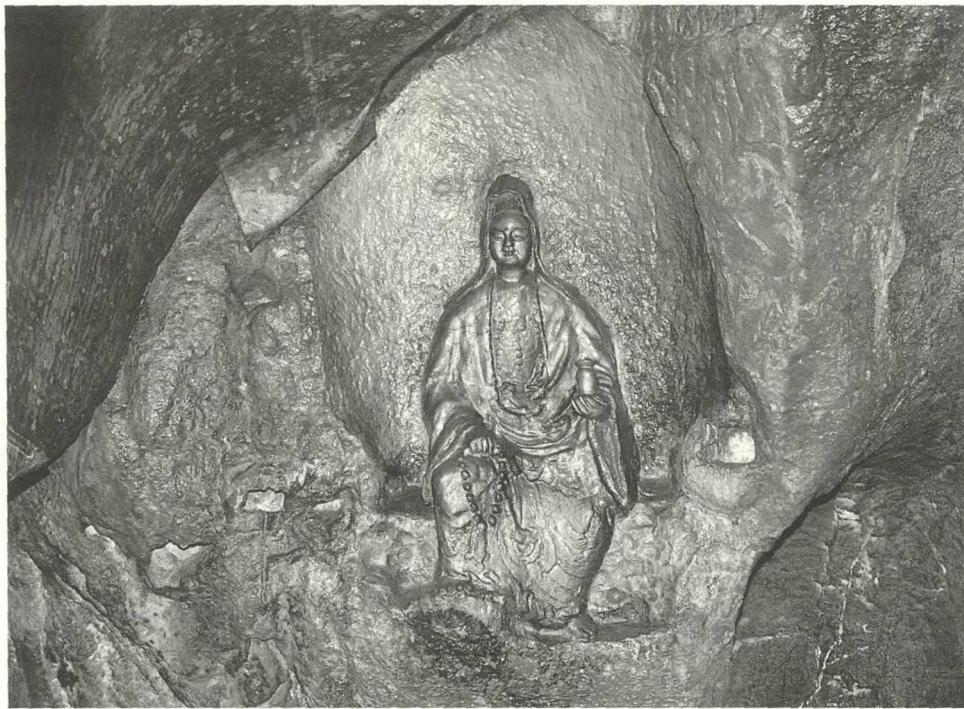


图4 南观音洞第1号——正壁主尊观音(作者自拍)



图5 南观音洞第2号——正壁龙女像龕(作者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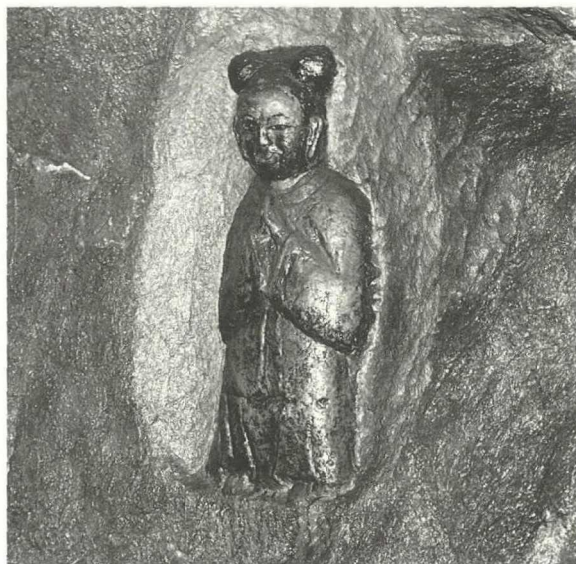


图6 南观音洞第3号——正壁善财童子像龕
(作者自拍)

2. 第4~14号:北壁下层三龕十一像

北壁下层凿有三龕,但并不在同一水平面上,龕内造像自西向东编为十一号。其一为横向连通式浅龕,在西端起圆拱,在有些地方上下起伏,内雕九身像(第4~11号)。另有一双联式圆拱形龕,内雕二身像(第12、13号)。最东端的为一单独的圆拱形龕,龕内造像为第14号。

第4号:罗汉,正面相结跏趺坐,双手于胸前合十。身着交领式僧衣,于左肩处垂带以系袈裟。

其身体左侧有竖长方形磨光幅面，为原刻发愿记所在（图7）。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早期调查资料中可知，该罗汉高43厘米，头部已残损，身体表面为泥塑层，双手拱放于胸前。身着交领式僧衣，在左肩处垂下一带，下系袈裟。衣纹粗简，略具有写实感（图8）。在其身体右侧龕内壁有一略呈方形的磨光幅面，内刻铭文曰：“嘉定元年五月一日，明州比丘僧□□，年五十二岁，舍罗汉一尊，保持身□康泰，眼目光明。”^①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6年的出版物中，我们可以看到该罗汉在20世纪50年代的面貌：为中年僧人形象，双手于胸前合十，身表的衣纹疏密有致（图9）。此像在三个时期的照片，正是南观音洞造像在近半个世纪间变化的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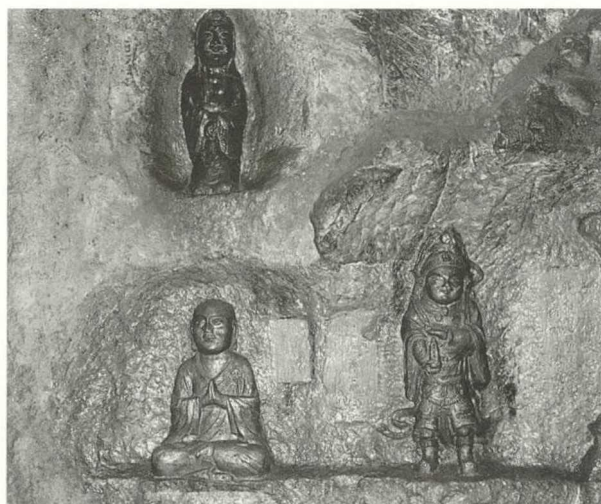


图7 南观音洞第4、5、32号——北壁下层西起第1身罗汉、天王、上层白衣观音（作者自拍）

第5号：天王，高60厘米，右手托塔，左手横放于胸前，戴冠、披铠甲。其身体右侧有竖长方形磨光幅面，为原刻发愿记所在（图7）。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6年的出版物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天王在20世纪50年代的面目：上身著宽袖上衣，足着靴，双手拱放于胸前，没有托塔（图9）。



图8 南观音洞第4号——北壁下层西起第1身罗汉
（采自《西湖石窟》图版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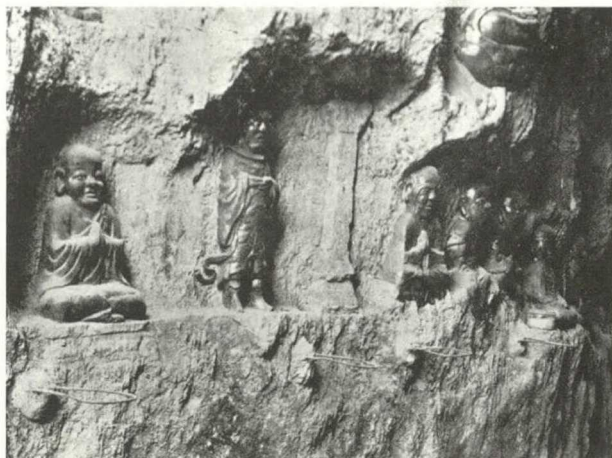


图9 南观音洞第4~10号——北壁下层西起第1~6身罗汉、天王
（采自《西湖石窟艺术》图版29）

在第5号的东侧有一浮雕小碑，有云状碑首，下有须弥座式的碑座（图10）。碑上的文字已不清。该碑西侧壁面还刻有一些文字，惜也不能全部识读，仅能识得“善人王□发心坚……思量……天度善”等字。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湖石窟》图102文字说明。

第6号:为一尊正面相结跏趺坐罗汉像,双手拱放于胸前(图10)。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早期调查资料中可知,该罗汉像高41厘米。头部泥层剥落,没有细部刻画。身体表面为涂泥塑作,双手于胸前合十,身着交领式僧衣,衣襟披覆身下岩石少许,表面衣纹粗简,没有写实感。身外的龕形粗略。在其头部左侧有一竖长方形的磨光幅面,为刻题记之处,内部铭文曰:“西口施奉刻时开禧口年八月五日记”^①(图11)。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6年的出版物中,我们可以看到该罗汉在20世纪50年代的面目:为头顶骨隆起的长眉老年罗汉,身表衣纹疏密有致(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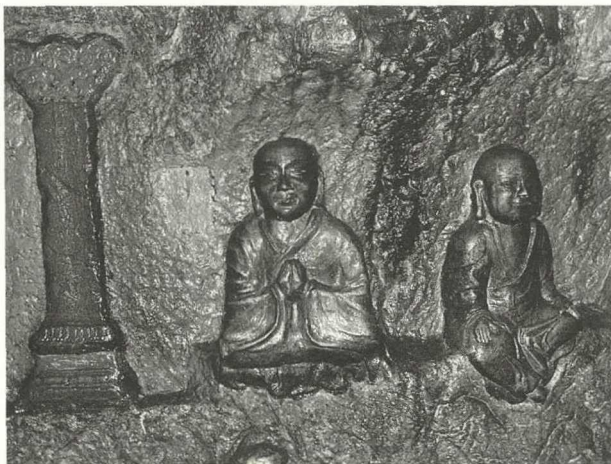


图10 南观音洞第6~7号——北壁下层西起第2~3身罗汉及小碑(作者自拍)



图11 南观音洞第6号——北壁下层西起第2身罗汉(采自《西湖石窟》图版100)

第7号:罗汉,为正面相坐姿,坐于龕的下沿(图10)。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早期调查资料中可知,其身高45厘米,头部表面泥层也已剥落,不见有面部细部刻画。身体表面为泥塑层,双手下抚双大腿上,双腿略呈交叉之姿,以左足隐于右小腿之后,其腿姿介于交脚与舒腿坐之间。身着交领式僧衣,衣纹粗简,略具有写实感。该像的身体右侧有磨光幅面,原为刻铭文之处^②(图12)。

第8号:罗汉,为正面相坐姿,坐于龕的下沿,其身体左侧卧有一虎(图13)。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早期调查资料中可知,该罗汉高43厘米,面部的泥层剥落,不见细部刻画(图12)。双手拱放于腹部左侧,以右腿盘起,左腿下舒。身着交领式僧衣,衣纹粗简,略具写实感。该像的身体右侧也有磨光幅面,原为刻铭文之处^③。

第9号:罗汉,所在位置低于第8号,为正面相结跏趺坐,双手于腹前施禅定印,身着通肩式大衣。在其左上方有一磨光幅面,原应刻有题记(图13)。

第10号:罗汉,所在位置略低于第9号,为正面相坐姿,右腿盘起,左腿屈膝斜向上,以左肘放于左腿膝上。右臂弯曲,以右手举一环。身披右袒式大衣,在右肩处有覆肩衣(图14)。

第11号:罗汉,身体略侧向洞内方向,坐于龕之下沿,以右腿下舒,左腿呈蹲坐之姿,以右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湖石窟》图100文字说明。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湖石窟》图101文字说明。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湖石窟》图101文字说明。



图 12 南观音洞第 7、8 号——北壁下层西起第 3、4 身罗汉
(采自《西湖石窟》图版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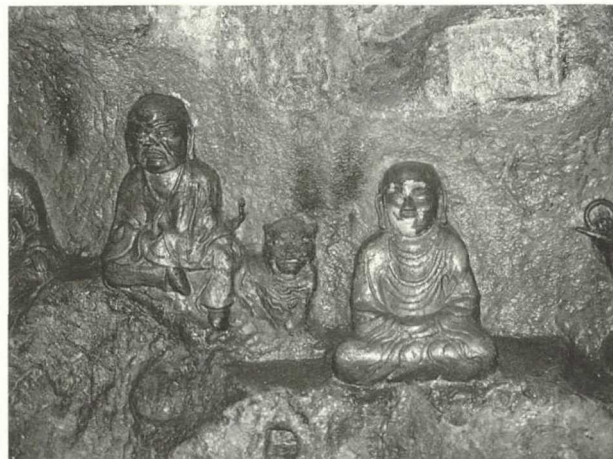


图 13 南观音洞第 8、9 号——北壁下层西起第 4、5 身罗汉 (作者自拍)

膝向上。其右臂伸向身体右侧下方，以右手扶于龕之下沿，以左手放于左腿膝上。身着交领式僧衣 (图 14)。

第 12 号：罗汉，为正面相倚坐姿势，双手叠放于腹前，身着交领式僧衣 (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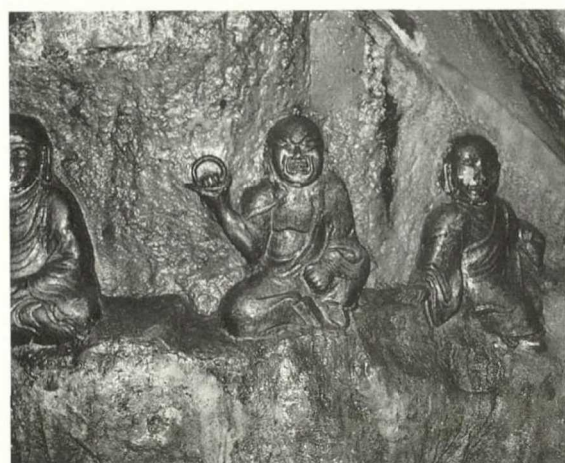


图 14 南观音洞第 10、11 号——北壁下层西起第 6、7 身罗汉 (作者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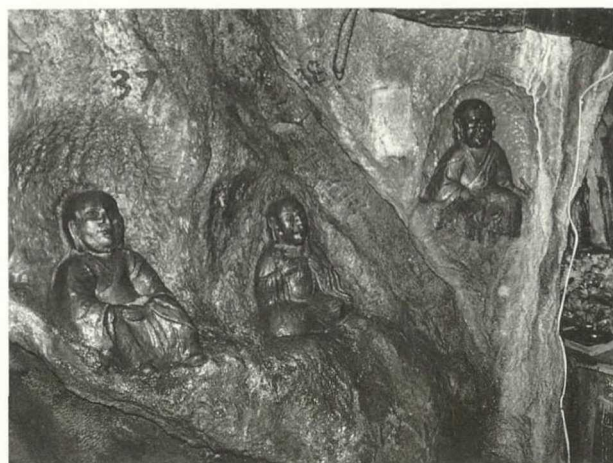


图 15 南观音洞第 12、13、14 号——北壁下层西起第 8、9、10 身罗汉 (作者自拍)

第 13 号：罗汉，为正面相结跏趺坐，双手于胸前抱一兽，似麒麟。身着通肩式大衣，但开领很低，出露大部分胸腹部 (图 15)。

第 14 号：罗汉，为正面相坐姿，以左腿下舒，右腿盘起，双手放于腿上。身着交领式僧衣。在其龕外的左侧有磨光竖长方形幅面，为原刻铭文之处 (图 15)。

3. 第 15 ~ 26 号：南壁下层五龕十二像

南壁下层开有五个龕。自东向西，第一龕为横向内联式浅龕，底部不水平，两端略起圆拱，内雕造像四身 (第 15 ~ 18 号)。第二龕也为一横向内联式浅龕，底部不水平，两端略起圆拱，内雕造像四身 (第 19 ~ 22 号)。第三龕为一圆拱形龕，内雕造像一身 (第 23 号)。第四龕为一不规

则形龕，内雕造像二身(第24、25号)。第五龕略呈方形，内雕像一身(第26号)。

第15号：罗汉，为正面相倚坐之姿，左手下扶龕之下沿，右手下抚右腿膝上。身着通肩式大衣，开领很低，出露大部分胸腹部(图16)。

第16号：罗汉，也为倚坐之姿，但将身体侧向洞口方向，以左手伸向其身体左侧，似与第17号作交谈状。以右手下抚左大腿部。身着通肩式大衣，开领很低，出露大部分胸腹部(图16、17)。

第17号：罗汉，为正面相半跏趺坐之姿，以左腿下舒，右腿盘起，以右足腕放于左腿膝上。以右手下抚右小腿处，以左手下抚右足。身着通肩式大衣，开领很低，出露大部分胸腹部，在胸前出露一人面，似僧人面相(图16、17)。

第18号：罗汉，为正面相结跏趺坐之姿，以右手握起放于右腿之上，以左手斜举于胸前。身着交领式僧衣(图17)。



图16 南观音洞第15、16、17号——南壁下层东起第1、2、3身罗汉(作者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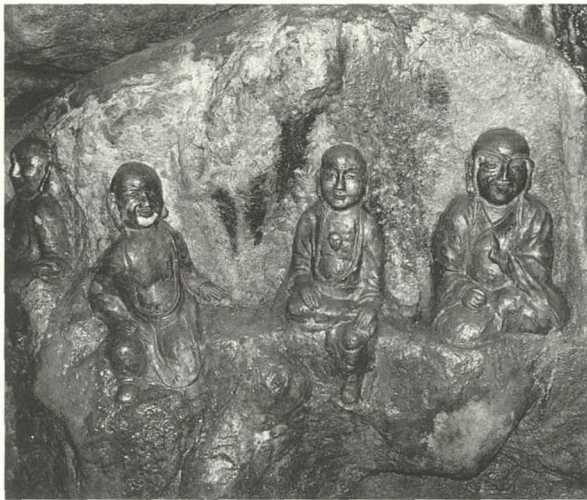


图17 南观音洞第16、17、18号——南壁下层东起第2、3、4身罗汉(作者自拍)

第19号：罗汉，为正面相坐姿，但上半身略向洞内一侧扭动。它的左腿下舒，右腿弯曲支撑于龕之下沿。双手相握，以右肘放于右大腿上。身着交领式僧衣(图18)。

第20号：罗汉，为半卧之姿，身体侧向洞内一方，而龕之下沿也因身体的姿势而向洞外一侧升起。其左腿盘起，右腿弯曲支撑。左臂弯曲，以左肘部支撑于龕之下沿，同时也支撑着上半身，以左手执一串念珠。以右手抚于右腿膝上。身着交领式大衣，肥胖的腹部鼓起(图18)。

第21号：罗汉，为正面相倚坐之姿，右腿膝部略向外张开。左手握起于左腿上部，右手下抚右大腿处。身着交领式大衣。其身体右侧刻有一鹿，为向着洞内方向行走之姿，但回首看着该罗汉(图19)。

第22号：罗汉，为倚坐之姿，右腿膝部略抬起，使右小腿向其左侧倾斜。左手向下支撑于龕之下沿，同时也支撑着偏斜的上半身。其上半身略向洞内一侧扭动，以右手向后抚于从其身后伸出之龙的头部(图19)。

第23号：罗汉，半跏趺坐，身体侧向洞口一方，以右腿下舒，左腿盘起。双手执一长柄之物，似为如意。身着双领下垂式僧衣，出露部分胸部(图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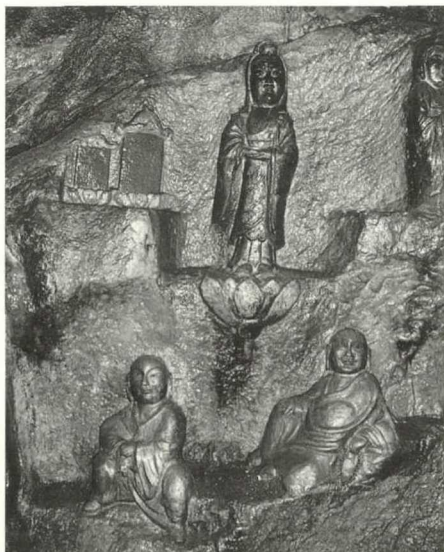


图 18 南观音洞第 19、20、27 号——南壁下层东起第 5、6 身罗汉、中层立姿白衣观音（作者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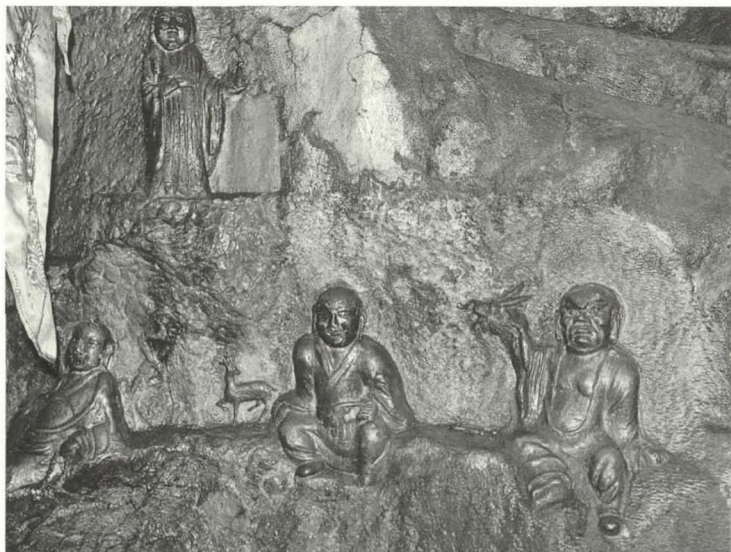


图 19 南观音洞第 20、21、22 号——南壁下层东起第 6、7、8 身罗汉（作者自拍）

第 24 号：天王，高 65 厘米，为正面相立姿，上半身略向洞内一侧扭动，头部略向洞外一侧扭动。戴冠、披铠甲。左手握拳于腹前，右手于腹下执一兵器，似鞭铜类（图 20）。

第 25 号：罗汉，为正面相结跏趺坐，双手拱于腹前，但不出露双手。身着交领式僧衣（图 20）。

第 26 号：罗汉，坐姿，身体略向洞内一侧扭动，右腿似盘起，左腿弯曲支撑。左手握拳于腹前，右手于胸前以食指斜上指。身着交领式僧衣（图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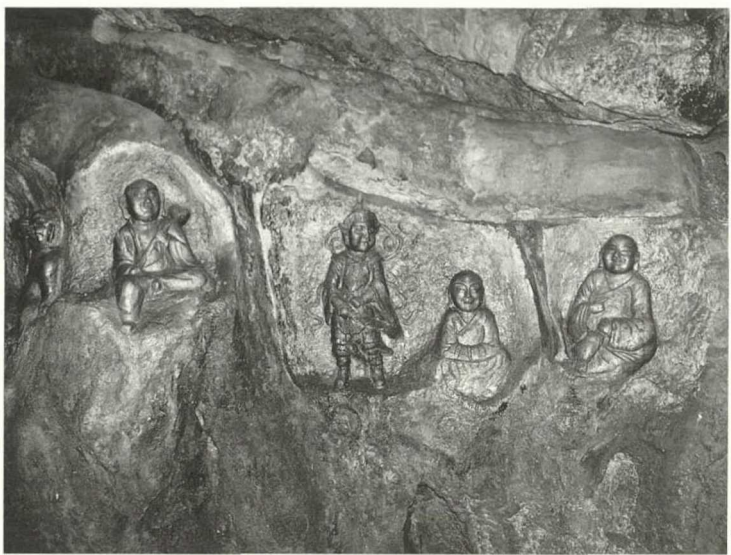


图 20 南观音洞第 23~26 号——南壁下层东起第 9、10、11 身罗汉与天王像（作者自拍）

4. 第 27~29 号：南壁中层三像

第 27~29 号造像为在南壁下层与上层之间的插孔补造。第 27、28 号看不出规整的龕形，仅将造像所依崖面垂直下凿，凿出了造像所立的龕的下沿。第 29 号位于一圆拱形龕内。

第 27 号：白衣观音，位于第 19、20 号之间上部，龕下沿呈倒凸字形，观音立于下凹处（图 18）。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早期调查资料中可知，该像身体略侧向洞内方向，高 59 厘米，原石雕部分已损毁，仅存泥塑部分。头部与胸部已损坏，可见其双手拱放于胸前，身着广袖衣，下身穿着长裙。双足下踏龕之下沿。龕下表面刻有一朵仰莲，以象征该像立于莲花之上。该像在头身比

例上头部显大,上身略显胖,表面的衣纹粗简,为阴刻线衣纹,没有写实感。这点与上述有南宋纪年的罗汉像技法不同。在该像东侧高台处有二个浮雕小碑,各碑呈竖长方形,下部均有仰莲瓣承托,上似覆荷叶(图21)。这是典型的明代摩崖题记小碑的样式,见于资贤寺摩崖造像第2龕左上角的明成化六年(1470年)摩崖题记小碑^①。这两块小碑右一较高,左一较矮。其中右侧一通表面的铭文可识为“弘治七年(1494年)二月十九日立”。因此,可看出南观音洞在明代曾有补做功德^②。

第28号:白衣观音,位于第27号西侧高台处,身体略侧向洞外一侧,头顶有发髻,右手抚腹部,左手伸向洞外一侧托一净水瓶,瓶中插有柳枝。身着交领广袖衣(图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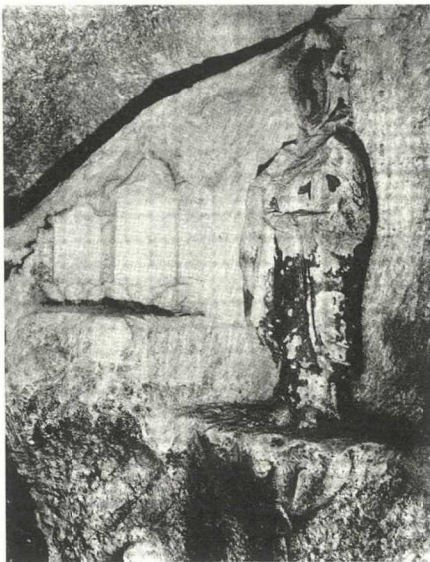


图21 南观音洞第27号——南壁中层白衣观音[明弘治七年(1494年)]
(采自《西湖石窟》图版200)

图22 南观音洞第27、28号——南壁中层二身白衣观音(作者自拍)

第29号:罗汉形,位于第26号上方,为正面相立姿,雕刻极为粗简,双手拱放于腹前,身着双领下垂式僧衣,裸露胸腹部,没有刻出衣纹(图23)。从其风格来看,这尊罗汉形造像显然与下层诸罗汉不是一组,也不是同一时间雕刻的。

5. 第30~35号:北壁上层六龕六像

北壁上层共有五龕,第一至三龕(第31~33号)为圆拱龕,第四、五龕(第34、35号)为尖拱龕。在第4号罗汉像中部偏西的洞口处有一用石板嵌入崖面形成的龕,形制特殊,为第30号。

第30号:布袋和尚,泥塑,坐于嵌入崖面的石板之上,面向洞口,右腿盘起,左腿弯曲支撑,以右手下抚一大布袋,以左手执一串念珠。身形胖大,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袒裸胸腹部(图24)。

第31号:罗汉,位于第30号的左上方、第4号的右上方,为向着洞口方向的正面相坐姿。结跏趺坐,双手于腹前施禅定印,身着交领式僧衣(图24)。

① 常青:《杭州慈云岭资贤寺摩崖龕像》,《文物》1995年第10期,第70~79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湖石窟》图200文字说明。



图 23 南观音洞第 29 号——南壁中层罗汉像（作者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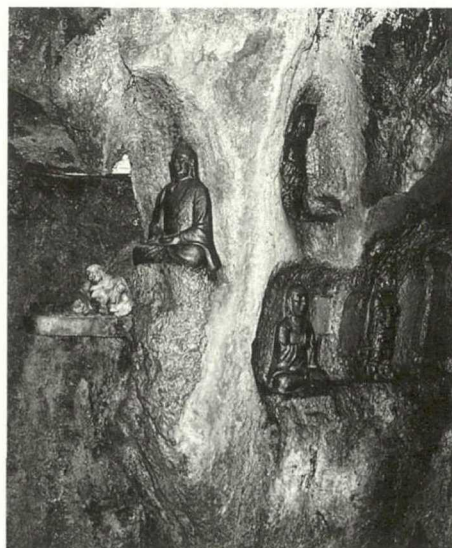


图 24 南观音洞第 30、31、4 号——北壁上层布袋、罗汉等像（作者自拍）

第 32 号：白衣观音，位于第 4 号罗汉的上方。正面相直立之姿，头戴巾，身着大衣，双手腕于腹前交叉，以左手执一串念珠（图 7）。

第 33 号：白衣观音，位于第 7 号罗汉像上方，为正面相结跏趺坐，双手于腹前施禅定印。头戴巾，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饰有项圈。身下坐重瓣仰莲。雕技粗劣。其身体左侧有一竖长方形磨光幅面，原为刻铭文题记之处（图 25）。

第 34 号：结跏趺坐佛，位于第 11 号罗汉上方（图 26）。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早期调查资料中可知，该佛像高 49 厘米，头顶有低矮的肉髻，发髻表面为螺纹，面相长圆，大部分为原石雕。身体部分表现多为泥塑，略侧向右，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双手捧一物于腹前，衣纹粗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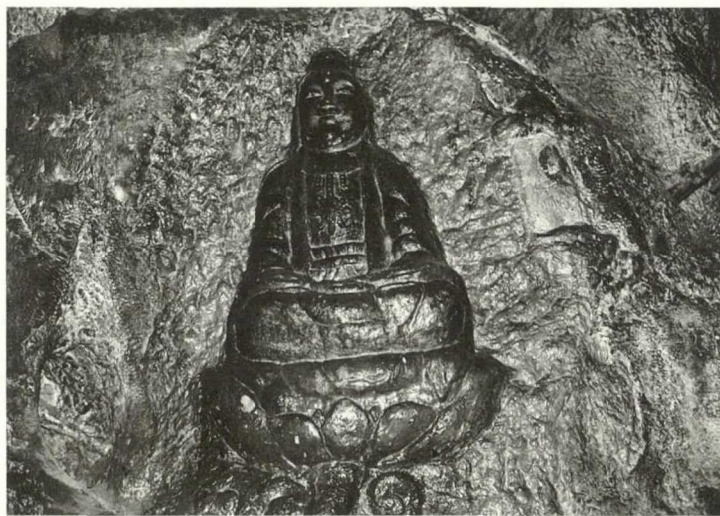


图 25 南观音洞第 33 号——北壁上层白衣观音像（作者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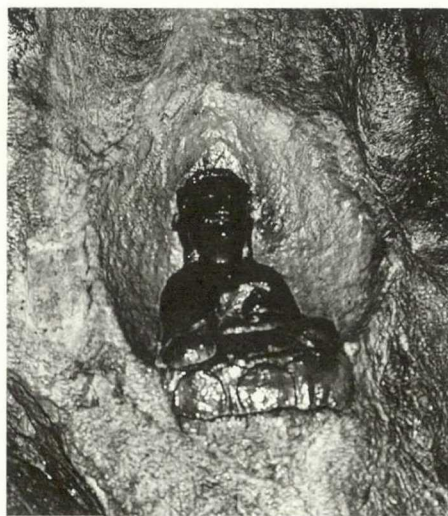


图 26 南观音洞第 34 号——北壁上层坐佛像（作者自拍）

略有写实感(图27)。下坐重瓣仰莲台,表面也有泥塑。龕外左侧有一竖长方形磨光幅面,原为刻造像题记用^①。

第35号:普贤菩萨,位于第13、14号上方,身体略侧向洞口一方。头戴五佛冠,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结跏趺坐于仰莲台上,下乘白象,向着洞口方向行走。右手于腹前执一长茎莲蕾(图28)。



图27 南观音洞第34号——北壁上层坐佛像
(采自《西湖石窟》图版50)



图28 南观音洞第35号——北壁上层普贤菩萨像
(作者自拍)

6. 第36~41号:南壁上层五龕六像

南壁上层凿有六龕,自内向外第一龕为尖拱龕(第36号),第二龕为圆拱龕(第37号),第三龕为尖拱龕(第38号),第四龕为双联式的圆拱龕(第39、40号),第五龕为圆拱龕(第41号)。

第36号:文殊菩萨,高70厘米许,位于第2号龙女与第15号罗汉之间上方。身体侧向洞口一方,头戴五佛冠,左手执一长柄物,头部似如意,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结跏趺坐于重瓣仰莲台上,下有狮子,向着洞口一方行走,该龕外西侧有题记曰:“奉佛善人王”(图29)。这尊文殊像与雕于北壁上层的第35号普贤菩萨像配为一对,大小相仿,位置相对称。

第37号:白衣观音,位于第15、16号罗汉上方。正面相结跏趺坐,头戴巾,身披大衣,饰有项圈,双手于腹前施禅定印,身下有仰莲(图30)。

第38号:结跏趺坐佛,位于第37号西侧偏下处。正面相坐姿,头顶肉髻不太明显,双手于腹前施禅定印,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下坐三重瓣仰莲台,再下为较矮的束腰须弥座(图30)。

第39号:天王,正面相立姿,头戴冠,身披铠甲,以右手托一塔(图31)。

第40号:菩萨,正面相立姿,头戴冠,双手拱放于胸前,身着交领式大衣。该菩萨像与第39号天王像位于一双联式圆拱龕内(图31)。

第41号:弟子或罗汉像,面相较老,向着洞口方向站立。双手拱放于胸前,身着交领广袖衣(图32)。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湖石窟》图50文字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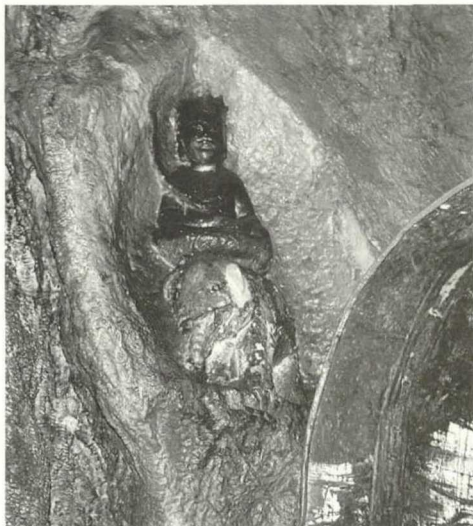


图 29 南观音洞第 36 号——南壁上层文殊菩萨像（作者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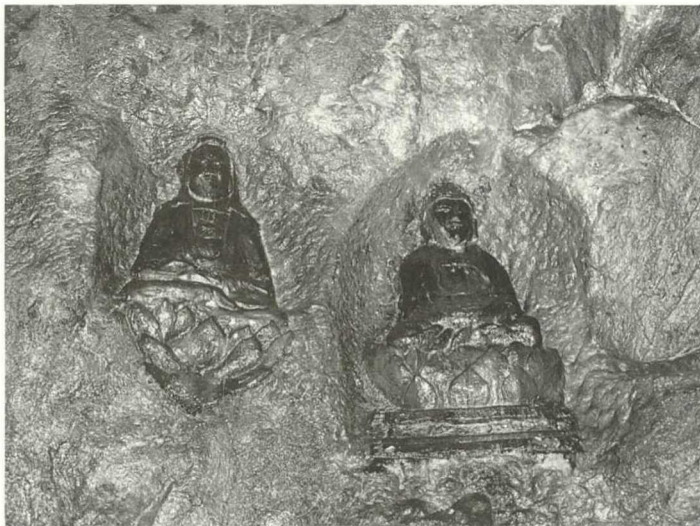


图 30 南观音洞第 37、38 号——南壁上层白衣观音与坐佛像（作者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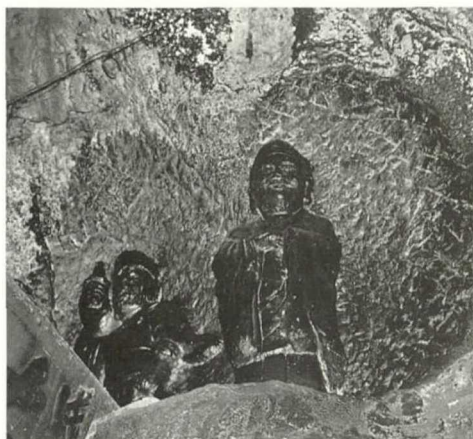


图 31 南观音洞第 39、40 号——南壁上层天王、菩萨像（作者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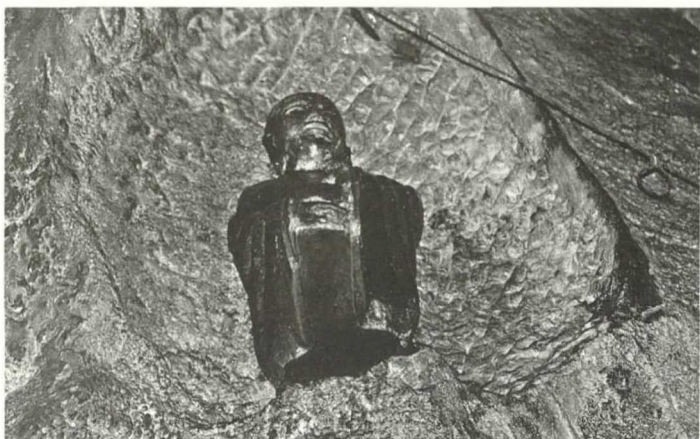


图 32 南观音洞第 41 号——南壁上层弟子（罗汉）像（作者自拍）

前述诸罗汉像的高度不等，一般在 35 ~ 48 厘米。

二 造像题材、年代与配置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史岩先生对南观音洞的宗教归属、造像题材与年代均作了简述。他认为：南观音洞的前面旧有一寺名“净胜院”，这里的山石突出像龙头，所以在宋代称为“下石龙庵”，而山上的慈云岭资贤寺摩崖龕像前的“永寿院”为“上石龙”。南观音洞正位于净胜院正殿的后面，应是净胜院的组成部分。史岩还认为：从南观音洞空间狭小的情况看，它应是杭州地区洞窟造像在后期的产物，而在早期决不会选择这样一个不理想的环境的。阮元（1764 ~ 1849 年）《两浙金石志》卷十载宋淳熙庚子（1180 年）宋石龙净胜院三宝弟子祝口同妻卫氏三八娘捨田记，称该寺为下石龙净胜院，足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净胜院是在南宋淳熙年间（1174 ~ 1189 年）才开

始发展的。史岩的研究对我们认识南观音洞的历史很有帮助。南宋施谔《淳祐临安志》卷九曰：“石龙，在嘉会门外龙华山后下石龙净胜院。山内有石突出，宛似龙首，故名。”这是迄今所见有关下石龙净胜院的最早记载。宋末元初文人四水潜夫（周密，1232~1298年）《武林旧事》卷五《湖山胜概》中提到了“下石龙净胜院”。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九记录了“宋建庚申胜会记”，提到了净胜院于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建庚申会的盛况，可知在是年净胜院就已经存在了。

南观音洞造像的雕造起码可分为三个时期。史岩先生提到在洞内左右两壁的下端为十八罗汉，配置形式与烟霞洞的十六尊罗汉大体相仿。但值笔者调查时，洞内北壁下层有罗汉十尊，南壁下层有罗汉十一尊，并非十八罗汉。但如果只计算南、北壁下层天王像以内的罗汉像，则是在各壁雕刻九尊，相互基本对称，正好十八尊，构成了十八罗汉题材。两侧壁下层的二天王像正好也可配成一对，担任着护卫洞内主尊与十八罗汉的职责。而北壁下层天王像东侧的小碑很有可能是为最初设计洞内造像内容而雕造的，即它的功能应是为了南观音洞最初的整体设计。这种在狭长的洞内两壁间基本对称地布置罗汉像的做法，显然是承自吴越国时期雕造的杭州烟霞洞十八罗汉像^①。在这十八罗汉像中，纪年明确的是位于北壁下层的第6号罗汉像，有开禧纪年。史岩认为其纪年为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因此，这组十八罗汉像就很有可能是雕造在该年或前后，是为第一期。现洞内正壁主尊为观音像，胁侍以龙女与善财童子。史岩在20世纪50年代调查所见正壁主尊也为观音菩萨和二胁侍像，他没有说明此二胁侍的具体内容。笔者推测，正壁的观音、二胁侍以及南北壁下层的十八罗汉像应为洞内最初的设计，而现存主尊观音胁侍以龙女、善财童子不一定就是原始设计。此外，洞内下层诸罗汉像的大部分位于内壁连通式的长龕之内，且在龕之两端略起圆拱的做法，当源自吴越国至北宋初年杭州地区制作罗汉像的传统，如凤凰山胜果寺的吴越国十八罗汉像与飞来峰青林洞内的北宋初年众罗汉像等^②。

第4号罗汉像有嘉定元年纪年，位于北壁下层天王像的西侧，不属于十八罗汉组群之内。第4号所在的龕上沿低于其东侧的天王等像所在龕之上沿，且有打破其东侧之龕的嫌疑。另外，第4号罗汉像所在龕的变矮，大有可能是为了与其上方的第32号白衣观音像龕统一合理地使用崖面所剩空间，因为第32号龕的下沿已低过了天王所在龕的上沿。位于南壁下层的第24号天王像与其西侧的第25号罗汉像因其所在龕形不规则，看不出有相互间的打破关系。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两侧壁下层的十八罗汉像与二天王像以外的罗汉像，应补雕于嘉定元年及其以后，即在洞内十八罗汉与二天王像完成三年之后，就有信徒开始补造罗汉像以做自己的功德了，是为第二期。位于上层的第35号普贤与36号文殊像相互对称配置，应为统一规划。它们或雕于南宋开禧年间，或为开禧以后补雕。

① 参见常青：《杭州烟霞洞佛教造像调查与资料辑录》，《艺术史研究（第十九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7~265页。

② 胜果寺的十八罗汉像，参见拙文《杭州凤凰山胜果寺摩崖龕像》，待刊。飞来峰青林洞的北宋咸平三至六年（1000~1003年）众罗汉像（如第14号龕等），参见高念华主编：《飞来峰造像》（文物出版社，2002年）图版24。

第 27 号的白衣观音立像有明代弘治七年纪年，笔者推想位于中上层的其他排列无章的具有相似技艺与风格的佛、菩萨、罗汉像也很有可能为明代补做，是为第三期。对此，史岩先生早已认为：南观音洞是南宋迁都杭州后才开始兴造，而到明代还继续有所造作。笔者赞同！史岩还记述了洞内有济颠僧像，但笔者没有发现，它或被“文革”以后的补做所改变了。史岩提到了洞口上方高处有一大迦叶像，应为本文所记的第 41 号。被雕在下层天王像以外的罗汉像与上层的诸罗汉像无法归入原雕于下层的十八罗汉组群，它们应该与位于中上层的题材雷同的诸白衣观音像一样，只反映着资助者的个人功德。

洞内所有造像的共同特征是头部显得很大，身体相对较小，使头身比例极不协调。但在制作技术方面，从造像在毁坏之前的原有状态来看，位于下层的诸罗汉像要比中、上层诸像的水平高一些，且大部分中上层造像看不出有统一的规划或对称性，倒像是随意插空补雕之作。如果与 20 世纪 50、80 年代的照片所示洞内造像相比，笔者所拍的洞内现存的诸造像则显得更加粗劣简单，毫无美感，当为现代技艺拙劣的工匠所做。南观音洞诸像毁坏于何时，笔者没有找到相关文献。但从杭州西湖周围很多石窟造像或多或少地毁坏于“文革”初年的情况看，南观音洞造像的彻底毁坏当在“文革”开始时的 1967 年左右，惜笔者无法得到洞内所有造像毁坏前面貌的照片。现存洞内诸像在笔者第一次调查的 1992 年就已存在了，但在 1986 年的出版物中却还没有被重塑，仍可见一些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留下的残迹。因此，它们的重新补做很有可能在 1986 ~ 1991 年。虽然当代工匠们想尽力恢复毁坏前的样式与风格，但较原像却有很大的改动。然而，在诸造像的题材与姿态方面应无大的改动，仍然表现着毁坏前的样式。第 30 号的布袋和尚像所在龕的制作方法与其他像均不相同，当为近代的补做与现代的重做。

三 结 语

南观音洞造像始雕于南宋开禧年间，最初的设计包括正壁主尊与胁侍、侧壁下层的十八罗汉与二天王像。到了南宋嘉定年间，信徒们即开始补雕罗汉等像于壁面所剩空间，主要是位于下层诸罗汉像上方的空间。到了明代仍在补雕，且明代的补做仅位于侧壁中上层。位于上层的文殊与普贤像相互对称，或为最初设计，或为后期补做。嘉定之后补雕的诸像，在造像的配置方面多没有统一规划，且题材雷同，有多尊白衣观音与罗汉像，应属个人的不同功德。现存洞内诸像均重塑于 1986 ~ 1991 年，而从“文革”后的幸存残像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所拍照片来看，当年的石雕像均已被改作了泥塑像，但应大体延续着原石雕像的题材与基本姿态。而现存洞内的重塑则是大体延续着原有泥塑像的样式。因此，现存的重做塑像也应该大体反映着原像的题材与基本姿态，但风格已完全改变了。洞内诸像体量小，且均为头身比例不协调的头大身小，应是沿袭了五代、北宋时期杭州地区的民间造像风格，如胜果寺吴越国时期的十八罗汉雕像。